

史記



衛

宋

晉

真

七



史記卷第三十七

衛康叔世家七

楚鍾惺批評

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尚有冉季冉季最少武王已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比諸侯以奉其先祀勿絕為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祿父以和冥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當國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武庚

蘇州府學印

蘇州府學印

蘇州府學印



史記卷三十一 衛康叔世家  
康叔為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為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說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為周司寇賜衛

寶祭器以章有德康叔卒子康伯伐立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廙伯立廙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頃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釐侯十三年周厲王出犇于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餼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葬之釐

侯旁謚曰共伯而立和爲衛侯是爲武公武公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爲公五十五年卒子莊公揚立莊公五年取齊女爲夫人好而無子又取陳女爲夫人生子蚤死陳女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立爲太子莊公有寵妾生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長好兵莊公使將石碯諫莊公曰庶子好兵使將亂自此起不聽

二十三年莊公卒太子完立是爲桓公桓公二年第州吁驕奢桓公紂之州吁出奔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爲衛君爲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州吁新立好兵弑桓公衛人皆不愛石碯乃因桓公母家於陳詳爲善州吁至鄭郊石碯與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而迎桓公弟晉于邢而立之是爲宣公宣公

七年魯弑其君隱公九年宋督弑其君殤公及  
孔父十年晉曲沃莊伯弑其君哀侯十一年初  
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而令  
右公子傅之右公子爲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  
宣公見所欲爲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更爲  
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令左公  
子傅之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讒惡  
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心惡太子欲  
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

遮界上殺之與太子自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  
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朔  
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  
子自旄即殺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  
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而  
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即殺之壽已死而太子  
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太子伋

以報宣公

伯夷叔齊利所在則讓之伋與壽死所在則爭之讓仁也爭勇也天倫之

間吾願爲仁而不忍言勇雖然爭死不難於宣讓國乎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公乃以子朔為太子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為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為君惠公犇齊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衛惠公誅左右公子衛君黔牟犇于周惠公復立惠公立三年出亡亡八年復入與前通年凡十三年矣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容舍黔牟與燕伐周周惠公犇溫衛燕立惠王弟頹

為王二十九年鄭復納惠王三十一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懿公即位好鶴淫樂奢侈九年翟伐衛衛懿公欲發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鶴鶴可令擊翟翟於是遂入殺懿公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頑之子申為君是為戴公戴公申元年卒齊桓公以衛數亂乃率諸侯伐翟為衛築楚丘立戴公弟燬為衛君是為文

公文公以亂故奔齊。齊人入之。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爲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爲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爲文公。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無禮。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鄭立。成公三年，晉欲

假道於衛，救宋。成公不許。晉更從南河度救宋，徵師于衛。衛大夫欲許，成公不肯。大夫元咺攻成公。成公出奔。晉文公重耳伐衛，分其地予宋。討前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衛成公遂出奔陳。二歲如周，求入與晉文公會。晉使人鳩衛成公。成公私於周主鳩，令薄，得不死。已而周爲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衛君瑕出奔，七年，晉文公卒。十二年，成公朝晉襄公。十四年，秦穆公卒。二十六年，齊邴歜弑其君懿公。三十五年，成

公卒子穆公遯立穆公二年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降復釋之十一年孫良夫救魯伐齊復得侵地穆公卒子定公臧立定公十二年卒子獻公衍立獻公十三年公令師曹教官妾鼓琴妾不善曹笞之妾以幸惡曹於公公亦笞曹三百十八年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往日盱不忍而去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公不釋射服與之言二子怒如宿孫文子子數侍公飲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師曹又怒公

之嘗笞三百乃歌之欲以怒孫文子報衛獻公文子語蘧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遂攻出獻公獻公犇齊齊置衛獻公於聚邑孫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為衛君是為殤公殤公秋立封孫文子林父於宿十二年甯喜與孫林父爭寵相惡殤公使甯喜攻孫林父林父犇晉復求入故衛獻公獻公在齊齊景公聞之與衛獻公如晉求入晉為伐衛誘與盟衛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公與甯喜而復入衛獻公獻公亡在外



十二年而人獻公後元年誅甯喜三年吳延陵  
季子使過衛見蘧伯玉史鱗曰衛多君子其國  
無故過宿孫林父爲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  
亂乃此矣是年獻公卒子襄公惡立襄公六年  
楚靈王會諸侯襄公稱病不往九年襄公卒初  
襄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  
令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  
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  
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

是乃立元爲嗣是爲靈公靈公五年朝晉昭公  
六年楚公子弃疾弑靈王自立爲平王十一年  
火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後有隙孔子去  
後復來三十九年太子蒯聵與靈公夫人南子  
有惡欲殺南子蒯聵與其徒戲陽邀謀朝使殺  
夫人戲陽後悔不果蒯聵數目之夫人覺之懼  
呼曰太子欲殺我靈公怒太子蒯聵奔宋已而  
之晉趙氏四十二年春靈公游于郊令子鄩僕  
郢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奔謂郢

曰我將立若爲後郢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夏靈公卒夫人命子郢爲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爲君是爲出公六月乙酉趙簡子欲入蒯聵乃令陽虎詐命衛十餘人衰絰歸簡子送蒯聵衛人聞之發兵擊蒯聵蒯聵不得入入宿而保衛人亦罷兵出公輒四年齊田乞弒其君孺子八年齊鮑子弒其君悼公孔子自陳入衛九年孔文子問兵於仲尼仲尼不對

其後魯迎仲尼仲尼反魯十二年初孔圉文子取太子蒯聵之媵生愷孔氏之豎渾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於愷母太子在宿愷母使良夫於太子太子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母所與與之盟許以愷母爲妻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宦者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審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旣食愷母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猴從之伯姬劫愷於廁

疆盟之遂劫以登臺纒冉將飲酒炙未熟聞亂  
使告仲由召護駕乘車行爵食炙奉出公輒犇  
魯仲由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  
吾姑至矣子羔曰不及莫踐其難子路曰食焉  
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闔門  
曰毋入爲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而逃其難  
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子路乃得  
入曰太子焉川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  
子無勇若燔臺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

孟壓敵子路以戈擊之割纓子路曰若子死冠  
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  
乎由也其死矣孔悝竟立太子蒯聩是爲莊公  
莊公蒯聩者出公父也居外怨大夫莫迎立元  
年即位欲盡誅大臣曰寡人居外久矣子亦嘗  
聞之乎羣臣欲作亂乃止二年魯孔丘卒三年  
莊公上城見戎州曰戎虜何爲是戎州病之十  
月戎州告趙簡子簡子圍衛十一月莊公出奔  
衛人立公子班師爲衛君齊伐衛虜班師更立

公子起爲衛君。衛君起元年，衛石曼專逐其君起，起奔齊。衛出公輒自齊復歸立，初出公立十二年，亡在外四年，復入。出公後元年，賞從亡者立二十一年，卒。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而自立，是爲悼公。悼公五年，卒。子敬公弗立。敬公十九年，卒。子昭公糾立，是時三晉彊，衛如小侯屬之。昭公六年，公子亶弑之，代立，是爲懷公。懷公十一年，公子頽弑懷公而代立，是爲愼公。愼公父公子適，適父敬公也。愼公四十二年，卒。子聲

公訓立。聲公十一年，卒。子成侯遯立。成侯十一年，公孫鞅入秦。十六年，衛更貶號曰侯。二十九年，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八年，卒。子嗣君立。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四十二年，卒。子懷君立。懷君三十一年，朝魏。魏因殺懷君。魏更立嗣君弟，是爲元君。元君爲魏圻，故魏立之。元君十四年，秦拔魏東地。秦初置東郡，更徙衛野王縣，而并濮陽爲東郡。二十五年，元君卒。子君角立。君角九年，秦并天下，立爲爲始皇帝。二十

一年二世廢君角爲庶人，衛絕祀。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史記卷第二十七

史記卷第三十八

楚鍾惺批評

宋微子世家八

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滅阮、阮國，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我祖遂陳於

上紂沈湎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殷既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小民乃並興相爲敵讐，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日，曰太師少師，我其發出往，吾家保于喪，今女無故告，予顛躓如之，何其大！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菑亡殷國，乃母畏畏，不用老長，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爲象箸，箕子嘆曰：

彼爲象箸，必爲玉楮爲椀，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

比于、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武王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倫所序。箕子

對曰：在昔，鯀圍鴻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所教。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初一日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

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治、明作智、聰作謀、睿作聖、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其庶民、惟時其庶民于女、極、錫女保極、凡厥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維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女則念之、不協于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而安而色曰予所好德、女

則錫之福、時人斯其維皇之極、毋侮鰥寡、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修其行、而國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母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毋偏毋頗、遵王之義、毋有作奸、遵王之道、毋有作惡、遵王之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王極之傳言、是夷是訓、于帝其順、凡厥庶民、極之傳言、是順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



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  
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不友剛克內友柔克沈  
漸剛克高明柔克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玉  
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  
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  
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濟曰涕  
曰霧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貞  
立時人爲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女則有  
大疑謀及女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  
而身其康彊而子孫其逢吉女則從龜從筮從  
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  
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女  
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庶徵曰雨曰陽  
曰暉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  
繁廡一極備凶一極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  
曰治時暘若曰知時暉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

風若曰咎徵曰狂常雨若曰僭常暘若曰舒常  
奧若曰急常寒若曰霧常風若王肯維歲卿士  
維月師尹維日歲日月時母易百穀用成治用  
明峻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  
不成治用昏不明峻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維  
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月  
之從星則以風雨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  
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  
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於是武

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  
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  
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  
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  
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間之皆爲  
流涕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  
疑之乃與武庚作亂欲襲成王周公周公既承  
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  
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微

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戴愛之。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潛公共立。潛公共卒，弟煬公熙立。煬公即位，潛公子鮒祀弒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爲厲公。厲公卒，子釐公舉立。釐公十七年，周厲王出奔彘。二十八年，釐公卒，子惠公颯立。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惠公卒，子哀公立。哀公元年，卒，子戴公立。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秦

始列爲諸侯。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武公生女，爲魯惠公夫人，生魯桓公。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宣公有太子與夷。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爲穆公。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羣公皆願立公子馮，穆公曰：母立馮，吾不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使馮出

臣

居于鄭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與夷立是  
爲殤公君子聞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其  
弟以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殤公元年衛公子  
州吁弑其君完自立欲得諸侯使告於宋曰馮  
在鄭必爲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至東  
門而還二年鄭伐宋以報東門之役其後諸侯  
數來侵伐九年大司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  
宰華督督說目而觀之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  
言國中曰殤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戰民苦不

堪皆孔父爲之我且殺孔父以寧民是歲魯弑  
其君隱公十年華督攻殺孔父取其妻殤公怒  
遂弑殤公而迎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是爲莊  
公莊公元年華督爲相九年執鄭之祭仲要以  
立突爲鄭君祭仲許竟立突十九年莊公卒子  
潛公捷立潛公七年齊桓公即位九年宋水魯  
使臧文仲往弔水潛公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  
鬼神政不修故水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  
子魚教潛公也十年夏宋伐魯戰於乘丘魯生

虜宋南宮萬。宋人請萬歸宋。十一年秋，潛公與南宮萬獵，因博爭行，潛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殺潛公于蒙澤。大夫仇牧聞之，以兵造公門，萬搏牧，牧齒著門闕死。因殺太宰華督，乃更立公子游爲君。諸公子犇蕭，公子禦說犇亳。萬弟南宮牛將兵圍亳。冬，蕭及宋之諸公子共擊殺南宮牛，弑宋新君游而立潛公弟禦說，是爲桓公。宋萬犇陳，宋人請以賂陳，陳人使婦人飲之醇酒，以革

裹之，歸宋。宋人醢萬也。桓公二年，諸侯伐宋，至郊而去。三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迎衛公子燬於齊立之，是爲衛文公。文公女弟爲桓公夫人，秦穆公即位。三十年，桓公病，太子茲甫讓其庶兄目夷爲嗣。桓公薨，太子意竟不聽。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茲甫立，是爲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爲相，未葬而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襄公往會，襄公七年，宋地震，星如雨，與雨偕下。六鵠退蜚，風疾也。八年，齊桓公卒，宋欲爲盟會。十二

年春宋襄公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盟于孟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襄公以伐宋冬會于亳以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弃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於泓楚人未濟目夷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

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兵以勝爲功何常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爲楚成王已救鄭鄭享之去而取鄭二姬以歸叔瞻曰成王無禮其不沒乎爲禮卒於無別有以知其不遂霸也是年晉公子重耳過宋襄公以傷於楚欲得晉援厚禮重耳以馬二十乘十四年夏襄公病傷於泓而竟卒子成公王臣立成公元年晉文公即位

三年倍楚盟親晉以有德於文公也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於晉五年晉文公救宋楚兵去九年晉文公卒十一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十六年秦穆公卒十七年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爲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爲昭公昭公四年宋敗長翟緣斯於長丘七年楚莊王即位九年昭公無道國人不附昭公弟鮑革賢而下士先襄公夫人欲通於公子鮑不可乃助之

施於國因大夫華元爲右師昭公出獵夫人王姬使衛伯攻殺昭公杵臼弟鮑革立是爲文公文公元年晉率諸侯伐宋責以弑君聞文公定立乃去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須與武穆戴莊桓之族爲亂文公盡誅之出武穆之族四年春鄭命楚伐宋宋使華元將鄭敗宋囚華元華元之將戰殺羊以食士其御羊羹不及故怨馳入鄭軍故宋師敗得囚華元宋以兵車百乘文馬四百匹贖華元未盡入華元亡歸宋十四年

楚莊王圍鄭，鄭伯降楚，楚復釋之。十六年，楚使過宋，宋有前仇，執楚使。九月，楚莊王圍宋。十七年，楚以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二日糧，以信故，遂罷兵去。」二十二年，文公卒，子共公瑕立。始厚葬，君子譏華元不臣矣。共公元年，華元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晉。楚十三年，共公卒，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司

馬唐山攻殺太子肥，欲殺華元。華元犇晉，魚石止之。至河，乃還，誅唐山，乃立共公少子成。是爲平公。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封宋左師魚石。四年，諸侯共誅魚石，而歸彭城于宋。三十五年，楚公子圍弑其君，自立爲靈王。四十四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元公三年，楚公子棄疾弑靈王，自立爲平王。八年，宋火。十年，元公母信詐殺諸公子，大夫華向氏作亂。楚平王太子建來犇，見諸華氏相攻亂，建去如鄭。十五年，元公



爲魯昭公避季氏居外，爲之求入魯，行道卒。子景公頭曼立。景公十六年，魯陽虎來奔，已復去。二十五年，孔子過宋，宋司馬桓魋惡之，欲殺孔子，孔子微服去。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晉，宋伐曹，晉不救，遂滅曹。有之三十六年，齊田常殺簡公。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

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六十四年，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昭公。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孫也。昭公父公孫糾，糾父公子備，秦禘，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購由立。悼公八年，卒。子休公田立。休公田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剔成四十二年，剔成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奔齊，偃自立爲宋。

史記 卷三十八  
君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  
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  
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  
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禁宋宋其復爲  
紂所爲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  
齊潛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  
地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  
諫而死殷有三佞焉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  
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襄公之時修行  
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  
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襄公旣敗於泓而君  
子或以爲多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宋襄之有  
禮讓也

史記卷第三十九

晉世家第九

楚 鍾惺 批評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  
 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  
 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  
 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  
 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  
 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

戲○得○大○樣○

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

遂封虞叔於唐天子之第出封自是周家常典

耳即無削桐之戲此舉故自不可廢也若唐在

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

唐叔子燮是為晉侯晉侯子寧族是為武侯武

侯之子服人是為成侯成侯子福是為厲侯厲

侯之子宜臼是為靖侯靖侯已來年紀可推自

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其年數靖侯十七年周厲

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

晉世

政故曰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

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

籍立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穆侯四年

取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十年

伐千畝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師晉人師服曰異

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讐也少子曰成

師成師大號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

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能毋亂乎二十七年穆

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三年周宣

史記 卷三十九 晉世家

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  
為文侯文侯十年周幽王無道大戎殺幽王周  
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三十五年文侯仇  
卒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  
沃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成師封曲沃  
號為桓叔靖侯庶孫欒賓相桓叔桓叔是時年  
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  
亂其在曲沃矣未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  
七年晉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

以下特叙曲沃  
桓叔世次是晉  
世家一大關目  
故詳之

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  
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  
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鰓代桓叔是為曲沃  
莊伯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其君晉孝侯子  
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  
孝侯子郟為君是為鄂侯鄂侯二年晉隱公初  
立鄂侯六年卒曲沃莊伯聞晉鄂侯卒乃與兵  
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  
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哀侯二

莊伯伐晉周平  
王使虢公將兵  
伐之武公誘殺  
小子侯周桓王  
使鐘仲伐之蓋  
方伯連帥問罪  
也此舉在  
周九不可少  
也伯走保曲  
武公入於  
法河書

不效不器也沃  
桓叔時日中  
已無昔矣何待  
歷莊伯武公而  
後為所欲為哉  
主釐王受賂如  
仇父擊盜而子  
孫與之為市敗  
與極矣  
叙法調變

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立是為曲沃武公  
哀侯六年晉弑其君隱公哀侯八年晉侵陘廷  
陘廷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晉于汾旁虜哀侯  
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小子  
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曲沃益  
彊晉無如之何晉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誘召  
晉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武公  
入于曲沃乃立晉哀侯弟緡為晉侯晉侯緡四  
年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為鄭君晉侯十九年齊

人管至父弑其君襄公晉侯二十八年齊桓公  
始霸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  
獻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  
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  
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晉武公始都晉國前  
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武公稱者先晉穆侯  
曾孫也曲沃桓叔孫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  
莊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  
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為諸侯武公代晉二歲

史記  
晉世家  
四

卒與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  
詭諸立獻公元年周惠王弟頽攻惠王惠王出  
奔居鄭之櫟邑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驪姬弟俱  
愛幸之八年士蔿說公曰故晉之羣公子多不  
誅亂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  
絳始都絳九年晉羣公子既亡奔號號以其故  
再伐晉弗克十年晉欲伐號士蔿曰且待其亂  
十一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  
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翟不使諸

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  
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  
居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母  
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歿申生同母女弟爲秦  
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  
母女弟也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  
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子十六年晉獻  
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  
戎畢萬爲右伐滅霍滅魏滅耿還爲太子城曲

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薦曰太子  
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安  
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太伯不亦可乎  
猶有令名太子不從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  
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  
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  
衆初畢萬卜仕於晉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  
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後必蕃昌十七年晉  
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諫獻公曰太子奉

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  
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  
之制也夫率師專行謀也誓軍旅君與國政之  
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  
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  
失其官卒師不威將安用之公曰寡人有子未  
知其太子誰立里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  
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勉之教以軍旅不共是  
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母懼不得立修己而



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  
 金玦里克謝病不從太子太子遂伐東山十九  
 年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晉亂而虢  
 常助晉伐我又匿晉亡公子果為亂弗誅後遺  
 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假道於虞虞假  
 道遂伐虢取其下陽以歸獻公私謂驪姬曰吾  
 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  
 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  
 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

止數

歲餘

通之

為

後

弒代

暗伏

案

驪姬以點在一  
 以廢立正論以  
 不從兒女子戶  
 中出若知戚夫  
 人日夜涕泣欲  
 立其子則庸且  
 淺矣兩泣字寫

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  
 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  
 歸盞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  
 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  
 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  
 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  
 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  
 死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弒代之况  
 他人乎且君老矣且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弒

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毋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爲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太子聞之奔新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爲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彼此惡名以出人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新

城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初獻公使士蒍爲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蒍爲謝曰邊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卒就城及申生歿二子亦歸保其城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鞞命重耳促自

杜預曰盟  
所司盟  
官也

殺重耳踰垣宦者追斬其衣袂重耳遂奔翟使  
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是歲也晉復假道於虞  
以伐虢虞之大夫宮之奇諫虞君曰晉不可假  
道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姓不宜伐我宮  
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  
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爲文王卿士其記  
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  
之親能親於桓莊之族乎桓莊之族何罪盡滅  
之虞之與虢唇之與齒唇亡則齒寒虞公不聽

遂許晉宮之奇以其族去虞其冬晉滅虢虢公  
醜奔周還襲滅虞虜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  
奚以勝秦穆姬而修虞祀荀息牽襄所遺虞屈  
產之乘馬奉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  
老矣二十三年獻公遂發賈華等伐屈屈潰夷  
吾將奔翟翟畏晉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  
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  
秦彊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五  
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晉於齧桑晉兵解

而去當此時晉疆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  
東至河內驪姬弟生悼子二十六年夏齊桓公  
大會諸侯於葵丘晉獻公病行後未至逢周之  
宰孔宰孔曰齊桓公益驕不務德而務遠略諸  
侯弗平君弟毋會毋如晉何獻公亦病復還歸  
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爲後年少諸大臣  
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何  
以爲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慙謂之驗於  
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爲相主國政秋九月

獻公卒里克邳鄭欲內重耳以三公之徒作  
亂謂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  
息曰吾不可負先君言十月里克殺奚齊于喪  
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效之或曰不如立奚齊  
弟悼子而傳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  
里克弑悼子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  
珪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其荀息  
之謂乎不負其言息之死自不錯錯在立奚  
齊自任耳不及周昌遠矣有  
子曰信近於義息死於信  
不死於義不學之過也初獻公將伐驪戎卜

史記卷三十九 晉世家  
曰齒牙爲禍及破驪戎獲驪姬愛之竟以亂晉  
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  
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歿不得修  
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  
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往呂省  
卻芮曰內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  
之秦輔疆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卻芮厚賂秦  
約曰即得入請以晉河西之地與秦乃遣里克  
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秦穆公乃

發兵送夷吾於晉齊桓公聞晉內亂亦卒諸侯  
如晉秦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  
入夷吾立爲晉君是爲惠公齊桓公至晉之高  
梁而還歸惠公夷吾元年使卻鄭謝秦曰始夷  
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  
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  
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奪之權  
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會齊秦大夫其禮晉  
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爲變賜里克歿

謂曰微甲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  
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  
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爲此臣聞命  
矣遂伏劍而死於是邳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  
難晉君改葬恭太子申生秋狐突之下國遇申  
生申生與載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  
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  
非其宗君其祀毋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  
吾將復請帝後十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

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  
許罰有罪矣弊於韓兒乃謠曰恭太子更葬矣  
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兒邳鄭使秦聞里  
克誅乃說秦繆公曰呂省卻稱冀芮實爲不從  
若重賂與謀出晉君入重耳事必就秦繆公許  
之使人與歸報晉厚賂三子三子曰幣厚言其  
此必邳鄭賣我於秦遂殺邳鄭及里克邳鄭之  
黨七輿大夫邳鄭子豹奔秦言伐晉繆公弗聽  
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誅七輿大夫國人

附二年周使召公過禮晉惠公惠公禮倨召公  
譏之四年晉飢乞糴於秦繆公問百里奚百里  
奚曰天菑流行國家代有救菑恤鄰國之道也  
與之邠鄭子豹曰伐之繆公曰其若是惡其民  
何罪卒與粟自雍屬絳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晉  
君謀之慶鄭曰以秦得立也而倍其地約晉饑  
而秦貸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疑而謀之虢射  
曰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而貸我今天以  
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虢射

謀不與秦粟而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  
晉六年春秦繆公將兵伐晉晉惠公謂慶鄭曰  
秦師深矣奈何鄭曰秦內若君倍其賂晉饑秦  
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因其饑代之其深不  
亦宜乎晉卜御右慶鄭皆吉公曰鄭不遜乃更  
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爲右進兵九月壬戌秦繆  
公晉惠公合戰韓原惠公馬驚不行秦兵至公  
窘召慶鄭爲御鄭曰不用卜敗不亦當乎遂去  
更令梁繇靡御虢射爲右輅秦繆公繆公壯士

晉敗晉軍，晉軍敗，遂失秦繆公，反獲晉公以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君姊爲繆公夫人，衰經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爲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矣。』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于王城，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呂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面目見社稷。」卜曰：「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秦繆公問呂省：「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懼失君亡親，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其君子則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

曰：「必報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舍晉惠公，餽之七牢。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國，誅慶鄭，修政教。謀曰：「重耳在外，諸侯多利，內之，欲使人殺重耳於狄。」重耳聞之，如齊。八年，使太子圉質秦。初，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爲圉，女爲妾。十年，秦滅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溝，民力罷怨，其衆數相驚，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滅之。十三年，晉惠公病，內有數子，太子圉曰：「吾母



家在梁。梁今秦滅之。我外輕於秦而內無援於國。君即不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俱亡歸秦。女曰子一國太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以固子之心。子亡矣。我不從子。亦不敢言。子圉遂亡歸晉。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爲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圉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

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狐突。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郤之黨。爲內應。殺懷公於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爲文公。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

解。一。地。

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爲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獻公二十一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讒

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重耳踰垣宦者逐斬其衣袪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狄伐咎如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儵叔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居狄五歲而晉獻公卒里克巴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吾立之是爲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與壯士

欲殺重耳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爲英可用與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徒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好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益往乎於是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黎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雖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五鹿飢而從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

史記 卷三十九 晉世家

受之。至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齊，二歲而桓公卒，會豎刁等爲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毋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勸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效於此，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爲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爲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

殺侍者勸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

之心而破此疑止處大國不如此安知

非飛心所出

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脇。曹大夫釐負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過我，奈何不禮。」共公不從其謀，負羈乃私遺重耳食，置璧其下。重耳受其食，還其璧去。過宋，宋襄公新困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宋司馬公孫固善於咎犯，曰：「宋

史記 卷三十九 晉世家

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鄭文公弗禮。鄭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亡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後爲國患。」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亡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况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

楚石大夫中祖此一種主意

甚卑。成王曰：「子即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口雖然，何以報不殺重耳？」曰：「即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賢，子其勉行。」厚

史記卷三十九  
送重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  
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曰其國且  
伐况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  
小禮忘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  
歌黍苗詩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  
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是  
時晉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  
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國大夫欒郤等聞重耳  
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爲內應甚衆

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  
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  
之故貴臣呂卻之屬不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凡  
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  
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  
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况於君乎請從此去  
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其者河伯視之  
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  
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爲已功而要

市于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渡河。秦兵圍令狐，晉軍于廬柳。二月辛丑，咎犯與秦晉大夫盟于郇。壬寅，重耳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即位。爲晉君，是爲文公。羣臣皆往。懷公圉奔高粱，戊申，使人殺懷公。懷公故大臣呂省、郤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謂不、動、此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

予，祛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爲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宦者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母蒲翟爭，且管仲射鈎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于是見之，遂以呂卻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呂卻，呂卻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國人賣已，乃爲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國人莫知。三月己丑，呂卻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衛

徒與戰呂卻等引兵欲奔秦繆公誘呂卻等殺之河上晉國復而文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與文公妻者卒爲夫人秦送三千人爲衛以備晉亂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日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今新得明在氏不如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奔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

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效誰黜推曰求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歸遂歿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掌一蛇獨怨終不

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金于推也。吾方憂  
王室，未圖其功，使以名之，則官遂求所在，聞其  
入縣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縣上山中而封之，以  
爲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從亡  
賤臣壺叔曰：君二行賞，賞不<sub>以</sub>~~以~~，敢請罪。文公  
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sub>以</sub>，此受上賞。輔  
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食<sub>食</sub>之難，汗馬之  
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  
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二

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

尊周，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毋以令

于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三月甲辰，晉乃發

兵至陽樊，圍溫，入襄王于周。四月，殺王弟帶。周

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四年，楚成王及諸侯

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

今在矣。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

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趙衰舉

郤穀將中軍，郤臻佐之，使狐偃將上軍，狐毛佐



史記卷三十九  
之命趙衰爲卿，樂毅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犇爲右，鉏佗、夕、十二月，晉與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五年，秦晉文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度，侵曹，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欽，而衛侯請盟晉。晉人不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居襄牛，公子買守衛，楚救衛，不卒。晉侯圍曹。三月，丙午，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毋入僖負

羈宗家，以報德。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楚爲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患之。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於是文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國，險阨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請曰：「非敢必有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也。」楚王怒，少與之兵。於是

子玉使宛春告晉請復衛而封曹臣亦釋宋  
咎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分許先軫  
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亡之  
我則毋禮不許楚是奔宋也不如私許曹衛以  
誘之執死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晉侯乃囚  
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楚得  
臣怒擊晉師晉師退軍史曰爲何退文公曰昔  
在楚約退三舍可信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四  
月戊辰宋公齊將秦將與晉侯次城濮巳巳與

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甲午晉師還  
至衡雍作王宮于踐土初鄭助楚楚敗懼使人  
請盟晉侯晉侯與鄭伯盟五月丁未獻楚俘於  
周駟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虎帥晉侯爲  
伯賜大輅彤弓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  
虎賁三千人晉侯三辭然後備百愛之周作晉  
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丕顯又武能廣明德昭  
登於上布聞天下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恤  
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於是晉文公稱伯矣

古其今鐘鼎文  
多類此

史記卷三十九  
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晉楚楚軍火數日不  
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愛何文公曰吾  
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  
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  
貪與晉戰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  
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喜六月晉人  
復入衛侯壬午晉度河止歸國行賞狐偃爲首  
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  
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爲右吾用之以勝

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余何以一時之  
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冬晉侯會諸侯於  
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  
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  
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  
者春秋諱之也丁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  
侯曰齊桓公合諸侯而國異姓今君爲會而滅  
同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後合諸侯而滅  
兄弟非禮晉侯說復曹伯於是晉始作三行荀

林父將中行先穀將右行先蔑將左行七年晉  
文公秦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文公亡過時  
及城濮時鄭助楚也圍鄭欲得叔瞻叔瞻聞之  
自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得鄭君而其心焉  
鄭恐乃間令使謂秦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得  
四字賦國策十七  
矣而秦未為利君何不解鄭得為東道交秦伯  
說罷兵晉亦罷兵九年冬晉文公卒子襄公歡  
立是歲鄭伯亦卒鄭人或賣其國於秦秦繆公  
發兵往襲鄭十二月秦兵過我郊襄公元年春

用此為解兵之敵題目

強高一取奇事  
以不經意數語  
了之出入意外

秦師過周無禮王孫滿譏之兵至滑鄭賈人弦  
高將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勞秦師秦師驚而  
還滅滑而去晉先軫曰秦伯不用蹇叔反其衆  
心此可擊欒枝曰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可  
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同姓何德之報遂擊之  
襄公墨衰經四月敗秦師于殽虜秦三將孟明  
視西乞秫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文公夫  
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  
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

史記  
晉世家

將渡河，已在船中，頓首謝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殺之敗，取晉汪以歸。四年，秦繆公大興兵，伐我，渡河取王官，封殺尸而去。晉恐，不敢出，遂城守。五年，晉伐秦，取新城，報王官役也。六年，趙衰成子欒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趙盾代趙衰執政。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臯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因事，長則順，奉愛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

「不如其弟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辰嬴賤，班在九人下，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君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僻也。毋淫子僻，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會如秦迎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於陳。趙盾廢賈季，以其殺陽處父。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賈季奔翟。是歲，秦繆公亦卒，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晉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母繆嬴日夜抱

此何事而盾  
始終舉事輕矣  
之至於此

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  
適而外求君將安置而出朝則抱以適趙盾所  
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慮之子曰此子材吾受  
其賜不材吾怨子今君卒言猶在耳而弃之若  
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繆嬴且畏誅乃背所迎  
而立太子夷臯是爲靈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  
雍者趙盾爲將往擊秦敗之令狐先蔑隨會亡  
奔秦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趙盾盟于扈以  
靈公初立故也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

郟六年秦康公伐晉取羈馬晉侯怒使趙盾趙  
穿卻缺擊秦大戰河曲趙穿最有功七年晉六  
卿患隨會之在秦常爲晉亂乃詳令魏壽餘反  
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八年周  
頃王崩公卿爭權故不赴晉使趙盾以車八百  
乘平周亂而立匡王是年楚莊王初即位十二  
年齊人弑其君懿公十四年靈公壯侈厚斂以  
彫牆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  
熟靈公怒殺之大使婦人持其屍出弃之過朝

趙盾隨會前發諫不聽已又見於人手二人前  
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鉏麇刺趙盾  
始趙盾所處不欲立於公子雍不成而復立之  
者也雖立之德不勝怨矣伏甲之謀蓋自迎立  
公子雍之時已定豈患其數盾聞門開居處節  
諫乎其矣盾之鈍而闇也

鉏麇退歎曰殺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  
死初盾常田首山見桑下有餓人餓人示眡明  
也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未知母  
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爲晉  
宰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公飲趙盾酒伏

甲將攻盾公宰示眡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  
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  
毋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齧狗名敖  
明爲盾搏殺狗盾曰弃人用狗雖猛何爲然不  
知明之爲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盾  
示眡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  
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名弗告明亦  
因亡去盾遂奔未出晉境乙丑盾昆弟將軍趙  
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

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爲弒易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弒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爲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宣子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出疆乃免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爲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宮成公元年賜趙氏爲公族伐鄭鄭倍晉故也三年鄭伯初立附晉而弃楚楚怒伐

鄭晉往救之六年伐秦虜秦將赤七年成公與楚莊王爭疆會諸侯于扈陳畏楚不會晉使中行桓子伐陳因救鄭與楚戰敗楚師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據立景公元年春陳大夫夏徵舒弒其君靈公二年楚莊王伐陳誅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晉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郤克欒書光穀韓厥鞏朔佐之六月至河聞楚已服鄭鄭伯肉袒與盟而去荀林父欲還先穀曰元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



離心卒渡河楚已服鄭欲飲馬于河爲名而去  
楚與晉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晉晉  
軍敗走河爭度船中人指甚衆楚虜我將智罃  
歸而林父曰臣爲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  
許之是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  
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  
助楚殺仇也乃止四年先穀以首計而敗晉軍  
河上恐誅乃奔翟與翟謀伐晉晉覺乃族穀穀  
先軫子也五年伐鄭爲助楚故也是時楚莊王

彊以挫晉兵河上也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  
晉欲救之伯宗謀曰楚天方開之不可當乃使  
解揚給爲救宋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反其言  
令宋急下解揚給許之卒致晉君言楚欲殺之  
或諫乃歸解揚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八年使  
卻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  
者卻克僂而魯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  
以導客卻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  
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之怨

安足以煩國、弗聽。魏文子請老，休辟郤克。克執政九年，楚莊王卒，晉伐齊。齊使太子彊爲質於晉。晉兵罷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魯告急，衛、衛與魯皆因郤克告急於晉。晉乃使郤克、欒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戰於鞏，傷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位，下取飲，以得脫去。齊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郤克曰：「必得蕭桐姪子爲質。」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君母，奈何必得。」

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與平而去。楚申公巫臣盜夏姬以奔晉。晉以巫臣爲邢大夫。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爲王，景公讓不敢。晉始作六卿，韓厥鞏朔，趙穿、荀驩、趙括、趙旃皆爲卿。智罽自楚歸。十三年，魯成公朝晉，晉弗敬。魯怒去。倍晉。晉伐鄭，取汜。十四年，梁山崩，問伯宗。伯宗以爲不足怪也。十六年，楚將子反怨巫臣，滅其族。巫臣怒，遺子反書曰：「必令子罷於奔命。」乃請使吳，令其子爲吳行人，教吳乘車用兵。

吳晉始通約伐楚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  
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  
復令趙庶子武爲趙後復與之邑十九年夏景  
公病立其太子壽曼爲君是爲厲公後月餘景  
公卒厲公元年初立欲和諸侯與秦桓公夾河  
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呂相讓  
秦因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於麻隧虜其將成  
差五年三郤讒伯宗殺之伯宗以好直諫得此  
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六年春鄭倍晉與楚盟

晉怒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  
厲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  
欲還郤至曰發兵誅逆見彊辟之無以令諸侯  
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於鄆陵子  
反收餘兵拊循欲復戰晉患之共王召子反其  
侍者豎陽穀進酒子反醉不能見王怒讓子反  
子反歿王遂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以今天  
下求霸厲公多外嬖嬖歸欲盡去羣大夫而立  
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及欒

書又怨郤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乃使人間謝  
楚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  
內子周立之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  
欒書欒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微考  
之果使郤至於周欒書又使公子周見郤至郤  
至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殺  
之八年厲公獵與姬飲郤至殺豕奉進宦者奪  
之郤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將誅三郤  
未發也郤錡欲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郤至

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  
與我我死耳十二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  
人襲攻殺三郤胥童因以劫欒書中行偃于朝  
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  
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公弗聽謝欒書等以  
誅郤氏罪大夫復位二子頓首曰幸甚幸甚公  
使胥童爲卿閏月乙卯厲公游圃驪氏欒書中  
行偃以其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使人迎  
公子周于周而立之是爲悼公悼公元年正月

庚申、樂書中行、復弒厲公、葬之以一乘車、厲公  
囚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瑩迎公子周來、至絳、  
刑鷄、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爲悼公、辛巳、朝武宮、  
二月乙酉即位、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晉襄公少  
子也、不得立、號爲桓叔、桓叔最愛、桓叔生惠伯、  
談、談生悼公、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  
父皆不得立、而避難於周、客安焉、寡人自以疎  
遠、母幾爲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  
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

戰乎、大夫其亦佐寡人、於是遂不臣者七人、修  
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秋、伐鄭、鄭師  
敗、遂至陳、三年、晉會諸侯、悼公問羣臣可用者、  
祁奚舉解狐、解狐、奚之仇、復問、舉其子祁午、君  
子曰、祁奚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  
子、方會諸侯、悼公弟揚干亂行、魏絳戮其僕、悼  
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  
附、十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和戎  
翟魏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乃受之、冬、秦取我

櫟十四年晉使六卿率諸侯伐秦度涇大敗秦軍至械林而去十五年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惟仁義爲本冬悼公卒子平公彪立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齊師敗走晏嬰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戰遂去晉追遂圍臨菑盡燒屠其郭中東至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魯襄公朝晉晉欒逞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絳不戒平公欲自殺

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走曲沃曲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也其入絳與魏氏謀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菑之役也十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去報太行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爲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二

十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昭公六年卒六卿彊公室卑子頃公去疾立頃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十一年衛宋使使請晉納魯君季平子私賂范獻子獻子受之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不果入魯君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傒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十

四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定公十一年魯陽虎奔晉趙鞅簡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魯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欒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爲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韓魏爲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卒長吳三

十一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而立簡公弟驁爲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卒三十七年定公卒子出公鑿立出公十七年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爲戴子戴子生忌忌善知伯蚤死故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爲君當是時晉國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

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幽公之時晉畏及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十五年魏文侯初立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魏文公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爲烈公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爲諸侯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頎立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襄邯鄲不勝而去十七年孝公卒子靜公俱酒

史記 卷三十九 晉世家



立是歲齊威王元年也。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爲家人，晉絕不祀。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况驕主乎？靈公既弑，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史記卷第三十九

